

第 24 屆臺北文學獎【年金類·第二階段】決審會議紀錄

會議時間：2023 年 11 月 28 日（星期二），上午 10:00

會議地點：文訊雜誌社 B2 會議室

出席委員：劉克襄·陳蕙慧·蔡素芬·廖志峯·盧郁佳（依姓氏筆畫排序）

列席人員：封德屏

會議紀錄：莊丞志

「第 24 屆臺北文學獎」之「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」，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徵文至 12 月 31 日截止，總計來稿 117 件。資格審後，由丁名慶、王盛弘、盛浩偉、蔡昀臻 4 位擔任複審委員選出 20 件晉級決審。2022 年 3 月 28 日召開第一階段（入圍）決審會議，由陳素芳、陳蕙慧、葉美瑤、廖志峯、劉克襄 5 位決審委員，評選出 3 件寫作計畫入圍：馬尼尼為《故鄉無用》、唐墨《臺北男神榜》、羅漪文《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》。入圍者各獲頒證書一張及獎金 20 萬元新臺幣。

歷經一年，入圍者皆已依計畫完成寫作。決審委員於 2023 年 11 月 28 日召開第二階段決審會議，評選臺北文學年金 40 萬元的最終得主。會議開始，執行規畫單位《文訊》雜誌封德屏社長開場後，各位委員推舉劉克襄為主席，主席先請委員決定會議進行流程。蔡素芬委員建議先討論再投票，若是票數接近，則舉行第二輪投票。其餘委員皆同意此做法，主席先請委員對入圍作品發表看法。

◎ 作品討論

唐墨《臺北男神榜》

廖志峯：在入圍評審時，看到作者企圖處理臺北文史、信仰以及個人家族史，很期待跟著他認識臺北的諸男神以及作者的身份認同探索。不過，在閱讀完成稿時，稍嫌失望。作者的文字、情感以及敘事語調缺乏節制，不同素材交雜在一起，讓人覺得雜亂。不過臺北的宮廟地圖與歷史，還是有趣的一部分，引起閱讀的興味。

陳蕙慧：我同意志峯的看法。我一開始對這部作品的期待很高，不過，作者的文字和整部作品的結構，包含篇章之間的關聯性，以及段落與段落間的聯繫，都太過鬆散。不管在文字運用或情節調動上，這部作品沒有掌握好收放的力度，導致我在閱讀時常常感到被帶離主題。再者，作者原本的計畫是要寫臺北的男神，不過在完成稿中，似乎主要只出現青山王和呂洞賓，反而寫媽祖、母親的份量較多，讓人感到疑惑。最後，作者的文

字特色華麗喧鬧戲謔，情緒高張，不過，我覺得文學作品應該保留一點空間，讓讀者能以自身經驗和作品對話，但作者把內容塞得太滿了，以至於失去這種趣味。考慮到上面幾點，我覺得作者沒有達成原定計畫目標。

蔡素芬：這部作品的題材讓人充滿期待，作者從同志身份切入，談到自身的疾病、母親的信仰，以及自己對宮廟信仰、神明的態度。藉由上述題材，作者又加入臺灣的文史知識，包含移民歷史、泉漳械鬥、宮廟史，雖然略顯刻意，但也能看出作者很認真，特別是談到那麼多宮廟。蕙慧有提到文字的問題，我覺得作者的文字有種痞子的氣質，談論事情亦莊亦諧，具有將生硬的知識以靈活的語言陳述的才氣。跟隨著作者的文字，我很期待他會如何處理這些材料，不過讀到後半，第五章和原訂計劃不同，從宮廟、個人的身份認同，突然寫了出家的經歷，甚而將出家神聖化，中間沒有提出合理的解釋，並且帶有小說的魔幻寫實感，讓人感到突兀。尤其在〈後記〉中，敘述視角突然轉換成外婆，但在此之前並沒有太多篇幅提到外婆，因此讓人疑惑為什麼是以外婆的視角解釋這一切。這些都導致前後的聯繫很薄弱。

劉克襄：我同意前面三位委員的看法。一開始即被作者的敘述所吸引，敘事節奏有如搖滾樂，讓人非常暢快。不論是同志身份的探索、家族信仰、廟宇文化、在地宗教禮俗，乃至都市街景生活，我認為作者展現高超的敘事技巧，論述滔滔不絕。如同素芬委員所說，作者活絡的語言不時打破我們對寺廟的既定認知，尤其從同志視角切入令人眼睛一亮。不過，語言的使用有時顯得有些賣弄。此外，由於敘事節奏過快，一件事情還沒講完，就跳入另一件事情，閱讀者往往來不及消化敘事內容。我認為，一、二章表現得還可以，第三章最傑出，許多敘述讓人驚艷，展現出書寫老城的美好可能。可到了第四、五章以及〈後記〉，寫到木柵生活、出家的種種，和前半部缺乏有效的呼應，讓人覺得可惜。

陳蕙慧：我補充一下。我在讀第一、二章時一直在等待「男神」現身，讀到後半只好開始腦補，某些男性角色可能就是作者要寫的男神。他計畫中要寫的關雲長、保生大帝、霞海城隍、靈安尊王、呂洞賓，有好幾位男神在作品中的地位是很薄弱的。

盧郁佳：我們可以在這部作品中看到作者博學強記，從臺菜到大餅，從臺灣道教到東北薩滿，豐富文史知識信手拈來，下筆萬言。作者也能掌握中文現代散文的思路，例如在描述和弟弟為了升學去拜文昌，勉強上榜後轉行美髮那一段，作者赴京都嵐山御髮神社奉納，果然弟弟隔年開店，「文昌帝君沒有收服他，遠在日本的理容業之祖藤原采女亮政之卻成了他的祖師爺，人總是會找到跟自己有意緣的那個神靈」巧妙地將文昌帝君、京

都嵐山御髮神社串連在一起，展現高超寫作技巧。接著作者回憶和弟弟考前拜指南宮，驚喜發現「呂洞賓就是美髮業祖師爺」，乍看巧上加巧，實則推翻前言，顯出事物之間的連結僅是穿鑿附會，到處找祖師爺的不是弟弟而是作者的美文思路，沒有提供實際的內容。作者知道哪些關鍵字可以吸引評審讀者，例如械鬥、道教科儀、電玩、流行歌、gay bar。讓人覺得作者的跨界能力無遠弗屆。作者本身的同志和尚身份也充滿衝突性，作者在日本剃度時考慮「為出家而跳機可行嗎」，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代價去日本出家，這讓整部文本籠罩在作者獨特的世界觀之下，一切事物都變得不尋常。作者想要寫的其實是同志身份的掙扎與壓抑。在作品中，母親看似很有彈性的接受作者的同志身份，試圖劃清界線，區分出你我的世界。她讓作者在他的世界中做自己，像是出家 and 出櫃，但這不是作者想要的方式。我覺得這才是作者真正想說的。作者會出家，是因為小時候母親虔誠地拿香拜拜，因此他從小學三年級就背大悲咒、十小咒，他的出家其實是在向母親作出最大妥協。結果母親的反應竟是：「你喜歡就好」。這對作者來說是種很大的傷害，所以他在作品中拋出各種讀者和評審會喜歡的流量密碼，就如同他用出家來尋求母親接納。《臺北男神榜》想說的其實是他的同志身份的掙扎，但是他不覺得讀者願意好好坐下來聽他講這個故事，所以他才打造出一個吸引人的表面，這也是他設置的煙霧彈，談到要害時他就躲進裡面，這同時讓我看到他的艱難。

馬尼尼為《故鄉無用》

蔡素芬：作者以散文提案，不過語言高度詩化，詩已經成為作品的主體，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字風格。我將這部作品歸類在離散散文的脈絡中，因為故事的背景是華人移民到馬來西亞，在貧困的環境求生。即便這個家族到了作者已經是第三代，有許多人為了更好的發展到他處求學，回到故鄉後——一個破敗的村莊——從事的工作還是跟自己所學沒有關係。我覺得這部作品纏繞著一顆「黑色之心」，作者在描寫阿嬌姨的時候，投射部分自己的影子，呈現出一種自生自滅的姿態。阿嬌姨是因為沒有受過教育，才處於這種狀態，而作者是為了創作。雖然創作無法帶給作者安定的生活，但他仍然投入這種生活模式，因為他的內在就是不斷趨向創作。因此，我覺得他的「故鄉無用」，也是指個人發展受到故鄉環境的限制，即便具備才華、抱負，也是無用。這就是我說的「黑色之心」。作品中常出現鬼魂的描寫，我認為作者很擅長寫這種東西，它和死亡、迷信等主題，共同營造了一種氛圍。在作者詩化的語言之下，計畫中的篇章大綱和實際內容並沒有絕對的關聯，時間感是打散的，像是反覆纏繞的囈語，不斷強化作者要表達的黑色心境。

陳蕙慧：我在上一階段的評審中，被作者流動的文字、畫面感以及色彩的運用吸引。我認為他的文字與意象的掌握，是三部參賽作品中最成熟的。不過作者獨特的風格也導致讀者閱讀的挑戰。我同意素芬所說，作者製造出一片黑色的迷霧，當中包含永遠無法被滿足的渴與餓，以高度詩化的語言呈現又加強了這種感受，以至於讓人無法承受。我認為反而在敘述事件、人物的時候，氛圍是明亮且吸引人的，例如〈後記〉就很好的把故鄉如何無用傳達出來。我覺得作者寫的應該是「天地無用」（非日語原意），因為文中的人物不管去到澳洲、臺灣都是無用的，它讓我感受到一種欲振乏力的控訴。作者成功傳達了這種情緒，讓讀者能夠同理筆下人物的處境。只是這種情緒通篇一再反覆，無窮無盡，反而大大削減了力道。

劉克襄：我在上一階評審有投給這部作品，因為讀了幾篇試寫的作品，感到很驚喜。這部作品以南洋海邊的一場大火，以及接近半瘋狀態的阿嬌姨作為開頭，呈現貧困人生的荒謬與離奇。接著，作者以第一人稱視角描寫和阿嬌姨鬼混的日子，以散文與詩的形式層層堆疊，架構出美麗奇幻的「熱帶雨林的故鄉」。大量熱帶自然元素，加上超現實魔幻的意境，增加貧困生活的魅力，也增加文本的層次。不過敘事過度重複，人物過多，文中穿插大量詩句，帶過現實無法表述的事情，這種處理方式讓讀者無法形成更合宜有的共鳴。作者擅長意象精巧、文字簡潔短促的寫作手法，我將其稱為「小刀式的書寫」，非常精準與俐落，文字充滿張力，不過也構築了一道讀者無法翻越的高牆，難以抵達作者欲傳遞的本質與內涵。若是以臺灣經驗來思考故鄉無用，可能指的是中南部的鄉村，但作者寫的是馬來西亞海邊的小村子，為此一主題增添不同視角的鄉愁書寫，頗值得喝采。

蔡素芬：這種詩化的語言就是作者的獨特風格，當大量運用在作品中，就減弱了故事性。而且作者並非很有組織地架構整部作品，層次感不足。

廖志峯：這三部作品中，以文學性、藝術性以及整體性來看，這部作品是最完整的。閱讀這部作品時，讓我想到馬奎斯以及李永平老師筆下的南洋或中南美洲氛圍。作者在開頭及結尾說這是一部小說，但我認為它的人物可以再立體深刻些，作品敘述比較像散憶，篇章之間沒有勾連。作者以詩的聲調述說，每篇都有不少精彩的片段，但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精彩深入的故事。

盧郁佳：第一次閱讀時，這部作品是我的第一名，它非常突出，隨處可見鮮明華美的意象，每一個生活的切面都充滿魔幻與神秘，如同在閱讀馬奎斯、李維史陀，那種充滿鬼魂與精靈的叢林、瘋狂與智障的鄉野傳說，像瘟疫與熱病，把日常和恐怖攪拌出泡沫，呈現出封閉病態、冷酷而絕美的

景觀。但就如同其他委員所說的，它有一定的閱讀難度。作者的敘述情緒激烈、直白，彷彿進入薩滿的狀態，這種殘酷不仁的世界容不下理性思維的空間，我們若以理性思維介入，會思考製造這些痛苦的原因、該如何解決，如果無法解決，該如何逃跑？但作者讓我們看到的是：逃了也沒用。即便努力唸書，仍然陷於貧窮的掙扎。但讀到後面，卻發現事有蹊蹺，作者在最後才告訴讀者，故事並非真實，而是借用母親的故鄉。剛才蕙慧犀利地指出，作者有想要控訴的對象，作品中有女性主義的吶喊，但並沒有喊出聲，它是絕望的，認為沒有任何改變的空間。作者呈現極度絕望的狀態，但在這種極端以及矛盾、衝突之下，也讓我產生同理。作者以詩的語言作為障眼法，迴避控訴、傷害，彷彿退化為小孩般無法認知的階段，像西西《我城》中以童騷的眼光看待世界，因此不具備理性陳述空間。另一層障眼法，如同剛才其他委員指出的，我認為阿嬌姨是作者的另一個我，她寫阿嬌姨和母親，寫的其實是母女而非姐妹關係，她的所有自厭與自棄是放在寫阿嬌姨的悲慘處境上，而這也就是整部作品的小說性之所在。所以，這部作品乍看之下像火山爆發一樣毫不保留地呈現自己，但實際上，讓讀者感受到停滯的，也是因為無法向真相再多跨出一步。

羅漪文《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》

劉克襄：這部作品整理出非常豐富的移工故事，突顯社會隱藏的冰山下的問題。作者可能掌握了上百個案例，整理成二十個子題，但我認為問題可能就出在這。每一篇章都是短篇零碎的片段，每一個事件都是不到一千字的紀錄，讀者難以看到有機的來龍去脈，進而激發對這個議題更周延的思考與反省。總結來說，二十個子題的篇章，沒有形成我期望的報導文學式的創作。但或許，這就是一個通譯能做的極致，文本只是平實交待。

蔡素芬：作者的身份很特殊，是司法通譯，在過去的閱讀經驗，我不曾看過類似視角的移工書寫。過去我們對移工的理解，大多來自小說與散文，但這部作品是作者真實介於司法與移工之間的觀察。在這二十個篇章中，作者也盡力整理出不同的主題。其中有提到作者自己的身份，她是華僑，因為戰後蕭條的因素而離開南越。作者的身份讓她擔任通譯時，能夠具備同理心。她處理的都是違法的事件，通譯必須保持中立，因此內在應該有許多掙扎與創傷。作者在書寫時，受制於通譯身份，她不能過度解釋，因此他在作品中採取的方式就是呈現各種不同的案例。在她的敘述中，雖然不能有太多情緒的鋪排，但許多對事件的解釋，文字上也常出現畫龍點睛的效果。最後一章談到通譯這份工作，提到老師的看法，老師認為這些移工，就是在臺灣工作的正在受苦的異鄉人，所以要幫助他

們翻譯。他們之所以要打工，就是為了多賺點錢，所以被抓到才需要說謊，否則他們是負債狀態，可能連機票錢都付不出來。我覺得作者有展現出人道精神，包含將通譯收入捐出，或是在翻譯時盡力呈現移工之所以犯法的難處。

陳蕙慧：我深刻理解作者中立、節制的書寫，作品的重點是現場感。這種現場感，打破了對移工的刻板印象，在作者筆下每一位移工都有不同的故事，他們來到臺灣的原因、為什麼需要堅持這樣的生活、為什麼被遣送回國後還要再回來，都有不同的理由。相較於過去的閱讀經驗，作者將這些細節表現得更加清晰與鮮明，並且，這些敘述之所以打動人，並非源於過度的情緒渲染，而是因職責而必須克制的真心誠意。我覺得作者的白描寫法，是最恰當的方式，如果不這麼做，就會有過多的介入，甚至可能有違法的問題。這部作品沒有太突出的文學技巧表現，整體也不是很成熟，但我認為它打開了一個視野，讓我們得以去理解新移民、新住民的路徑，臺灣讀者需要這種作品。

廖志峯：我曾思考，身為評審，我們究竟要為年金獎選出什麼樣的作品，我希望這部作品是具有重量感、時代感以及代表性的，這樣才能突顯出年金獎的高度。評選這部作品時，也讓我思考是不是應該放下以文學美文為本位的思考，這部作品具有超越文字之美的其他價值。在閱讀這部作品，我是有收穫的，因為他打開了不同的視野，勾勒了時代移工的生活遭遇與掙扎，我想鼓勵這種具有紀實性的作品。

陳蕙慧：我希望這部作品可以增添更多關於執法人員視角的書寫，這些執法人員有年輕人、老鳥、菜鳥，作品中略有著墨，可能陷於法律上的因素，不能描寫得太清楚。但是如果可以將他們的面貌展現出來，我們也能了解這些案件中執法人員的角色，層次也會更加完整。此外，在與移工的成長經歷對照下，作者也寫出了對臺灣現下同年紀年輕人的深切期許，這點也讓我印象深刻。

蔡素芬：這部作品裡面呈現的執法人員形象較為單一，法律怎麼規定，他們就怎麼行事。這也符合我們對執法人員的印象，因為他們不能有同情心。

劉克襄：我剛才提到這部作品大多是案例，應該要有一篇前言，交待整部作品的背景，合宜地引導讀者進入。

盧郁佳：作者的移民身份與通譯職業，讓她能夠深入這個議題，展現出獨有的敘述視角。類似的書寫，像顧玉玲深入移工的家鄉，描寫我們不了解的事情，另一種就是馬尼尼為，她站在當地人的視角，表現無法改變的困境。而羅漪文，她處在中間，以同理的眼光看待各種不合理的行為，例如文中一名女性移工阿蒂，不停存錢供應家中不合理的開銷，但卻欺騙待她

極好的羅家母女。這個案例非常不可思議，但卻具體而微地呈現出亞洲婦女被設定為犧牲奉獻者的困境。阿蒂認為臺灣很自由，就算是離婚也不必在意別人眼光，越南女人驚嘆，原來做家務也有薪水可以領。以上種種，都反面映照出這些女性在母國原本的環境，受到多麼不合理的對待。我們傳統上認為，移工來到臺灣是被剝削的，但是羅漪文補充另一種觀點，這些女性移工來到臺灣，從原本被家庭倫理制約的角色中解放，成為資本主義底下的受薪者。羅漪文冷靜清晰地描述社會現實，也藉此製造距離，情緒不會直擊讀者，因此對讀者非常友善。她在文中客觀地呈現移工的經歷，許多事件的描述，正是因為她是「自己人」，才能不避諱地說出來，但她也不直接批判、不說重話，向她服務的移工與讀者表現出溫柔敦厚的一面。從敘述中可以看出，有些時候羅漪文很想問：「你為什麼會把自己搞成這樣？」但她也十分清楚，移工非如此不可的辛酸。她總是用善意與擔憂款待她服務的移工，或是她教的大學生，這點令我很感動。

◎ 投票及票數統計

三部作品討論完畢，進行投票，每人一票。

唐墨《臺北男神榜》0 票

馬尼尼為《故鄉無用》0 票

羅漪文《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》5 票

投票結果經評審委員確認無異議後，羅漪文《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》獲選為第 24 屆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得主。